**102學年度第2學期輔仁大學「正向的力量」徵文比賽作品**

**佳作**

|  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
| 姓 名 | 唐承祚 | 系 級 | 社會系 |
| 書籍名稱 | 當世界年輕的時候——參加西班牙內戰的中國人 | 主題類別 | 良知 |
| 題 目 | 未被遺忘的我們 |
| 　　　　　我們擁有一場盛開的生命，便從來免不了有一段長長的記憶。記憶並不是讓我們停下來不再往前走的東西，而是沉澱了我們每一個經由現在已經逝去的自己，在那心中靜水流深的地方，形成一個具有自己信念的宇宙。我仿佛聽著海涅在耳邊吟唱，每個人都是一個世界，這個世界隨他而生，隨他爾滅。每一個墓碑下，都躺著一部世界的歷史。記憶能走多遠，人對彼岸的勇氣就能走多遠。令我們不太打得起精神的是，現代人的記憶迴路好像變得很短很短。每當立于山川麗景之前，目睹人們汲汲留影，我都會想：膠捲和數碼，大幅的擴張了人的記憶地圖。但是，從什麼時候開始，我們虛弱得需要無盡的備忘和貯存去安定過去，甚至是指引未來？一個小小的物理晶片，或許我們的記憶已經被偷走在我們心裡之外。一段記憶，首先僅僅是可被管理和刪除之“物”時——我們的記憶，工業社會的現代人的記憶，是否也就逐漸荒蕪成了一個充斥著0和1砂礫的荒漠？漫漶的資訊和強節奏的工作，蒙蔽著心中未曾開花結果的感受力。如果人記得的越來越少，那我們記憶深處的勇氣和良知從何而來？對那些在各個時代有著自己背影和眼淚的人們，我認為我們的遺忘是一種悲哀和不敬。在西班牙旅行時，我沒有帶相機，一張照片也沒留。我希望，我記住這塊土地的方式，是我的眼睛和心靈，而並非膠捲和數據。幾乎已經忘記當初是怎樣沉重緩慢的翻開了這本書，讓破爛的時鐘回到20世紀30年代，伊比利亞半島。佛朗哥右派激進分子和守舊王黨勢力發動叛亂，整個西班牙第二共和陷入血雨腥風，王政時代結束不久的新生民主岌岌可危。本來，似乎只是本來，我們以為這只是一場內戰。但是，德意法西斯極權助陣，卻使得烽火淩駕了國界線。去回憶一場戰爭？你會質疑道，這和勇氣與良知有什麼關係？難道你還沒記起來嗎？在一個年代，曾經有過這樣一個分享了20世紀上半葉科技進步、文化大眾、道德解體和政治災難的苦困年代：我們徹底震驚，全世界湧現了四萬多個男女老少，不分信仰和膚色，重返巴別塔歲月之前，為了獨立與自由的信念，慷慨赴身戰場。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，一紙紙綏靖的縱容與默許，世界上擁有力量的國家們卻在觀望，在含糊。他們等著後來的歷史用“這只是一場內戰”的托詞，數倍奉還以血淚和悔恨。我是重慶人，我不會忘記那位記錄中的四川老鄉謝唯進。他在唯一存留的合影上笑得那麼燦爛，他認為自己所獻身的事業是捍衛一個國家的和平：即使為此生命永遠也不再可能回來，人，還是在他一生中有必須要去完成的事情。這場戰爭震撼了世界的良心，是一個個國家和軍人噤若寒蟬的時候，一群擁有世界主義勇氣和自由民主良知的人們，跨越國界種族的隔閡和自我軀體的有限，去完成了的未竟事業。結果慘烈卓絕，絕望的勇氣身陷重圍。但是，正是這樣的熱淚和情懷，大概才值得我們在記憶裡去觸碰它。當然，我並非鼓勵年輕的我們，輕率地為了什麼而獻出生命。然而，在歷史劇本之中，我看到了我們這一代的脊樑所需要的東西。當下的這個社會，適應於商品消費和職業分工的體制，教給我們的生命要義是“服從”，延伸出免除公共行動而沉溺于消極自由的實用哲學：要用嚴厲而冰冷的法制捍衛你的私人界限，你就去習慣保護著個人的一畝一隅，為自己的利益所抗爭，對公共場域裡的邪惡和罪愆失去感受力和麵對心。在我們成為現代人，只擁有一個無垠的記憶荒漠的時候——從這本書裡，我們去尋到了0和1所教不來的東西：我們別忘了，我們的前輩，在七十餘年前的一方大地一場大戰中，竟然為了陌生人的幸福與未來，挺身而出。坐聆窗外雨聲，回想起來，那就是一個在記憶荒漠裡被我們丟失了的時代。雖然不知人間從此以後下過的雨，有沒有一份屬於那個時代的悲傷在其中，但我們清楚，一個人由記憶和信念煥發的良知與勇氣，永遠是照耀我們生命的一種光彩。不僅如此，勇氣與良知，是永遠的雙生子。“我們終於知道，良知也會被暴力扼殺，勇氣有可能輸給邪惡”，加繆的荒謬主義在他從戰場歸來的筆下流淌而出，道出的卻是對人類心理危機的隱憂：如果沒有堅持下去自己的那份良知，沒有貫徹那份可以做到的勇氣，未來的確可能被罪惡所染紅。良知不是權宜的東西，良知就是“當這個世界上還有一個人處於鐐銬之中，我們就都處於鐐銬之中”的樸實信念。而對於良知，在勇氣以外，我們並沒有更好的美德在實踐中可以替而代之。“他們的犧牲，讓這方大地永恆——大地才是永恆的，比任何暴政都長久”，“在那遙遠的陣地上，納粹士兵也聽到了歌”，海明威，和奧威爾——但更多的，是已經永遠沒有機會活著回來的人。絕非歌頌戰爭和暴力，但是，活著的人，面對這份有生命覺悟的勇氣和良知，我們不能不感到心中的愧疚和敬仰。或許並不是我們一代人的問題，生命的邏輯在每個世代都經由技術和體制在不斷地形塑和改變。然而，處於逆境之中的我們，依舊沒有理由不去理解將我們鍛造成人的那些美德，或是挺身擔當的勇氣，或是真摯樸素的良知，而理解，首先就要從記憶做起，重建一顆富有溫柔體貼和堅韌信念的心靈。所有的硝煙早已經散去，白骨的墓前也已經開滿了無霜無塵的花，但我們，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，我們不去記憶暴力和回味哲學，僅僅是對於我們來講，還有就在身邊可以做得到的事情，勇氣和良知的光芒，便一直在那裡。 |